

新冠疫情不是黑天鹅！|对话未来 04 Sohail Inayatullah（下篇）

Original FC未来君 未来学家俱乐部 2020-02-22 16:51:43 手机阅读 罍



此次新冠疫情并非黑天鹅事件，而是长期潜在问题累积而引发的危机。除了应对当下疫情之外，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如果未来新冠病毒的再次爆发仍是可能的，我们该如何预防并提前制定相应措施。

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我们向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未来学家请教他们对此次疫情的看法。Sohail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从十年前便开始关注流行病学的研究，并预判新冠病毒爆发可能性一直存在，只是具体时间难以预测。**对于未来，他认为我们必须从消费主义中反思我们的饮食结构和来源，以及从城市设计上如何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保留缓冲地带。**

如果你很好奇Sohail教授是何许人也，请继续阅读我们对Sohail 教授的专访，你将从一个世界级未来学家眼中了解洞察未来的真谛。

更多关于其他未来学家对于疫情的解读和启示，我们将在下期文章中一一分享，敬请期待。



图片来源: al ùdeĀ ĀÖb à ĀĀĀvĠY

未来学家小科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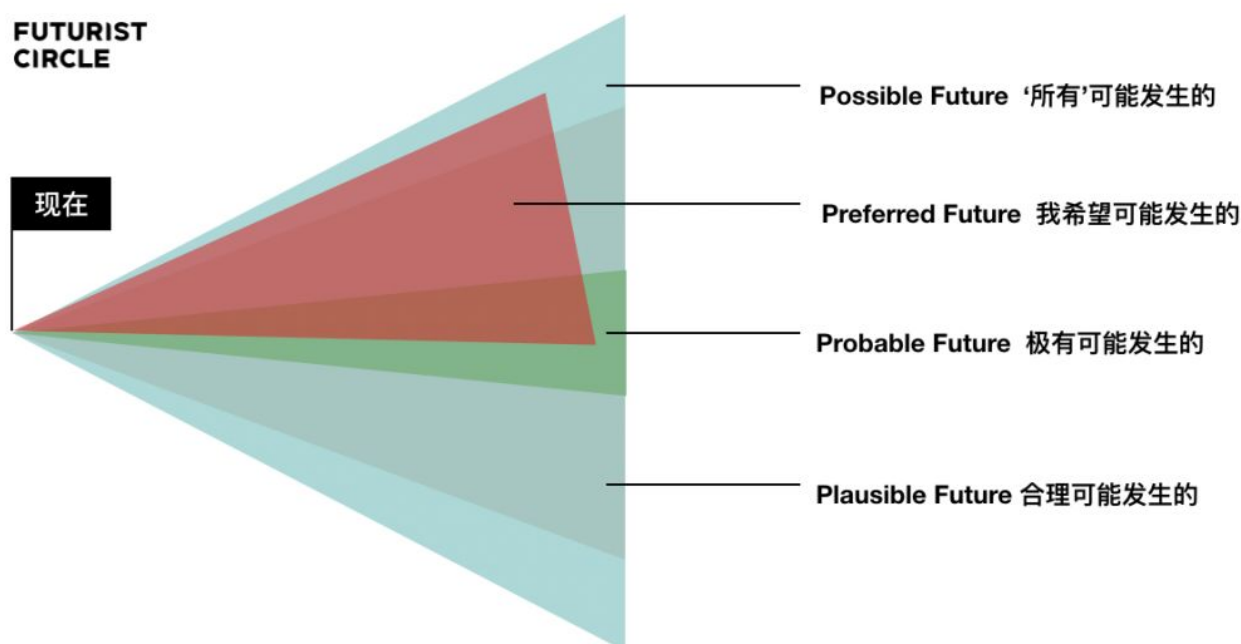
Dr. Sohail Inayatullah 教授是全球知名未来学家、政治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位未来学教席。他是未来学理论奠基人。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他曾授予未来学家终身成就劳伦斯桂冠奖。主笔或参与编辑的书籍多达100本，他的内容曾被收录到《麦克米伦未来大百科》中。

访谈亮点：

- 未来学中的远见 (Foresight) 跟预测 (Forecast) 有何不同？
- 如果要给思考未来一个时间框架，那会是几年？
- 善于运用战略远见的企业为什么可以有高出平均33%的更好表现？
- 为何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会下设一个战略远见研究所？
- 中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FC（未来学家俱乐部）：作为联合国未来学教席，您是否可以从专业角度帮我们理解“未来学”、“远见”和“预测”这几个概念的差别？

SI (Sohail Inayatullah教授)：未来学(Futures Studies)就像是一把巨大的伞，其伞盖下包含了理论、方法、实践以及个体的变化。它的定义很广泛，指向的是长期的未来，关于想要的 (preferred)、可能会发生的(possible)、合理会发生的 (plausible) 以及极有可能发生的(probable)的未来，以及这些未来可能性背后的世界观和隐喻。



未来学的两个重要概念：远见 vs 预测

远见 (Foresight) 相对而言更为具体些，它指的是获取关于未来的预期和展望（又译为“预判”）。

每一个地域的传统文化里都有关于远见的表达。在马来西亚，有句谚语说的是Sediakan payung sebelum hujan（意思是：下雨前把雨伞准备好）。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常说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意思是：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在中国，我相信也有很多类似的文化习俗。例如，阴历和24节气反映了农民对于未来的预判。



图片来源: y ǒAǎǎùr N

另外一个概念是**预测 (Forecast)**。这个概念会更狭义和具体。比如，股市将在一年后达到三万点，或者为残疾人服务的机器操控台在未来七年内将变得更加普及。

预测是单一的、线性的、具体的，
远见则是看到不同未来可能性的能力。



图片来源: t' h Öüi r N



战略远见是在既有条件下的优化；变革远见则关注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以及适应变化所需的自身改变。

FC：在商业实践中，未来学是如何被应用的？

SI：在商业的语境中，人们通常会使用**战略远见 (Strategic Foresight)**这个词。不过，我个人主推并擅长的是**变革远见 (Transformative Foresight)**。战略远见是你拿到你认为想要的；变革远见可能则是要改变自己。企业高管们更偏好战略变革远见，因为他们希望先改变自己。

自我的隐喻：过去 vs 未来

我在战略远见培训中遇到过一个总裁，我们一起用CLA模型（[点击跳转了解CLA模型](#)）去分析他个人的内心变化。我问他，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他说：每次他带着预先的设想参加各种会议，但参会时他总

会因为层出不穷的陌生话题感到焦虑甚至迷茫。

我说，好吧，这个问题如果做个比喻的话，你的比喻会是什么？他以打网球为比喻：他本来很擅长在草地球场上打网球，现在当他要去一块新的球场打球时，他不确定那是什么类型的球场，是草地还是泥地，也不确定击球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世界正在在变化，他有点应接不暇。

那么，对他而言，“战略”是指优化在草地球场上的打球效率，而“变革远见”是指他能适应在不同的球场上打球。为了改变自己，他找到的新比喻是“一个能在多样化球场打球的人”。

接着我就说，这个比喻可以带你到2030年，到那时你会是谁呢？

他说，他会变成一个教练，并且打球更多是为了休闲放松、提升技能、改变规则、找寻人生挚爱。我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想法？他继续说到，当他五岁时，他就很纯粹地享受打网球的乐趣。长大后作为一名企业的管理者，脑子里却总是在想如何为企业赚更多的钱。

这便是区别。**战略远见是在既有条件下的优化；变革远见则关注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以及适应变化所需的自身改变**，比战略远见更为深刻，于我也更有意义。



图片来源：AAd àùr N

FC：未来到底多遥远？如何定义合理的时间范围去思考未来？

SI：思考未来的时间框架得按不同行业有所区分。一个城市级别战略远见项目大约要看未来30-40年，因为建筑师们告诉我重建所有建筑需要40年。在医药领域里，产品创新一般需要12-15年的时间。对于小型的初创企业，通常时间会更短些。当然如果看得太远，你的同事或客户会觉得他们无法带来影响；如果看得太近，比如6个月内的计划，则更多是执行安排，你需要的是旅行社，而非未来学家。

通常来说，未来学家会看7年，或15-20年的未来。

FC：在您的新书《亚洲2038》里，您讲到了未来3000年的亚洲，那这个时间范围的意义是什么？

SI：下一个千年的未来是为了喜欢未来理论以及宏观历史的人准备的，尤其是对于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人。而对于企业决策者来说，3000年意味着天方夜谭，或者遥远、不切实际的科幻创作。对于大部分组织而言，去看未来10-15年的战略远见是有必要的，否则可能会因为太远显得无关紧要。



对未来有准备的公司其盈利表现通常高出市场平均水平33%。

FC：作为一个与政府首脑、组织和企业高管们合作多年的未来学家，您如何评估未来思维之于他们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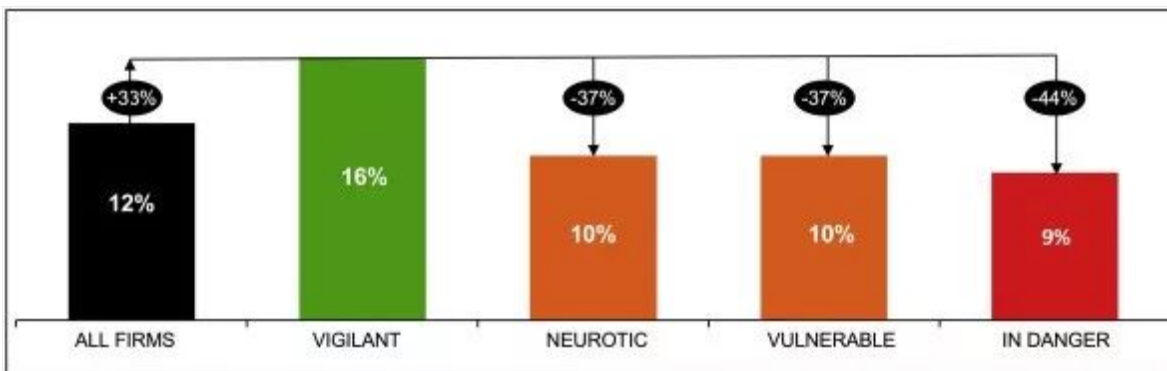
SI：未来思维的第一个价值是**降低风险**。如果我们做未来的情境规划（scenario planning），实际上就是在减少决策失误的风险。

第二个价值是通过**关注边缘创新发现新的商业机会**、新市场以及新产品。未来不仅仅是优化，它更需要我们突破现有的思维框架。

第三个价值是**树立愿景**。一个没有愿景和目标的人，其实是很可怜的，国家亦如此。如果你是一个贫穷国家，只关注眼前水和食物等基本问题。当你变成一个发达国家并有希望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繁荣发展

时，最好有一个清晰的愿景。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来自法国未来学家René Rohrbeck的研究成果：**善于利用战略远见且对未来有准备的公司其盈利表现通常高出市场平均水平33%。**



未来远见能力不同的公司在盈利表现上的差异。图片来源: Qi wu r w AG B vGYq DAI OK eAY eN y l u Ai O BxN y GwB vN l Ou Gó! kř Öb eAAKçÖ k l ÖI kã YçYvúã đ GÖÁ đ r Dvú GüÍ v/ GÖGY c ÄÖb ÄG» ÄN

FC：“战略远见”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和如何应用?

SI：在亚洲，我们看到不少政府部门运用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案例。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总理办公室下设有Center for Strategic Futures (CSF)。我问这个部门的人，为何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如此注重未来布局。他们说，新加坡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他们的竞争力在于大脑和微笑，即远见和服务：远见的的能力带动了创新，微笑提升了服务。

此外，马来西亚有相应的政府部门，叫做MIGHT (Malaysian Industry-Government Group for High Technology)；泰国政府的科技和科学部下设NIA (National Innovation Agency)，柬埔寨政府正在做未来50年的愿景和规划。缅甸政府也在做类似的尝试。



FC：您跟亚洲开发银行（ADB）有很多合作，是否方便分享一下ADB如何在组织外部推动战略远见呢？

SI：四年前，亚洲开发银行派了两位高管来上我的战略远见培训课。上完后，他们觉得醍醐灌顶。接着，他们邀请我去为ADB的高层们上3天的课程，同时我给他们做了关于知识未来的主题演讲。高层们在上完课程后，突然意识到他们需要重新思考ADB的投资策略——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借贷到知识建设的赋能。

一方面，发展起来的国家借钱借的少了，因为他们逐渐变的更富有了，因此ADB需要改变他们对银行和对钱的想法。他们创新部门的领导目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将ADB转型成为一个知识银行。也就是说，如果国家能开始重新思考知识，比如，我们该从哪里获取知识，他们就想到去找ADB。

目前，他们在不同国家都开展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工作坊，目的是与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中最优秀的、最聪明的人建立合作，从而创造一个更好的亚洲。

ADB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过去的经验到现在仍然适用，那非常棒，至于它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并不重要；但如果过去的策略不再奏效，那我们何必执着于它？

战略远见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找出不再适用的地方，从而进行改变和颠覆。



FC：您跟中国政府、企业、大学是否开展过战略远见相关的工作？

SI：几个月前，亚洲开发银行邀请我来到北京，与中国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们共同探讨教育的未来。这只是推广未来思维和战略远见的第一阶段，现在我们在等下一阶段的合作。另外，蚂蚁金服是我合作的第一个中国企业，当时是在香港的三天战略远见课程。

同时，我也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这门课程在80年代引进的。1986年，未来学本科课程第一次开课；2000年，学校开设了研究生项目。未来学课程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在过去20年内，约8万名学生学习了这门课程。



中国将要超越西方，那时中国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愿景是什么？

FC：您如何看待战略远见对于中国的价值？

SI：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为什么中国需要通过战略远见实现腾飞。旧的模型是追赶西方，然后一旦追上了西方，接下来要做什么？这就像是参加一个跑步比赛，你赢了，现在你干什么？只是回家睡觉吗？你在追赶上后需要一个新的愿景和目标。

中国将要超越西方，那时中国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的愿景是什么？2050年，中国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那么接下来呢？2090年的目标又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广泛的经济繁荣，但仍停留同一个模式里。

战略远见对于中国的价值在于提升跨越式腾飞的可能性并找到新的愿景和目标。



我们的盲点通常在于看不见真正推开或排斥的东西。

FC：在您看来，思考未来的挑战是什么？您有什么建议？

SI：你试图压制的东西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反弹，你试图推开的东西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回来。这在我有生之年的经历里是个颠簸不破的真理。所有我认识的20多岁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把一些东西推开，但是到60多岁就与这些东西共同生活。盲点是其中的一个障碍，因为你通常看不见你真正推开的东西。比如，我和我的朋友在20多岁时会忽视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不懂市场经济。现在50多岁的我们正生活在市场经济中，所以这就是我们被推回来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的“回推/反弹”会是什么，但这里有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思考下：我们现在舍弃了什么。

FC：您的新书《亚洲 2038》简体中文版计划什么时候发布？

SI：这本书的英文原版2018年就发布了，韩语版预计2020年一月会出。简体中文版的翻译也快结束了，我们现在寻求合适的中国出版商，希望这本书可以很快在中国出版，也希望中国读者会喜欢这本书。未来，我也期待在中国引进更多关于未来思维的学术类书籍，同时把战略远见工作坊推广到更多的企业、组织和个人。



下篇完。

如果您对 Sohail Inayatullah 的战略远见共创工作坊、未来思维培训、主题演讲和图书出版合作需求，请通过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或邮件 FuturistCircle@gmail.com。

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内容，欢迎跳转阅读对话的上篇 《从“心”改变未来》。

内容亮点：

- 什么是未来学家？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学教席？
- 是什么促使他在1983年撰写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权益的论文？
- 40年来推动未来学发展和商业战略远见的持续动力是什么？
- 如何看待未来学家经常面临的误解和质疑？
- 成为未来学家，需要有哪些好习惯？

教授的相关著作和论文：

CLA2.0: Transformative Researc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etaFuture.org

(<https://www.metafuture.org/product/cla-2-0/>)

Strategic Foresight: How planning for the unpredictable can improve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后台私信索取免费阅读)

其它应用资料：

Corporate foresight and its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y René Rohrbeck,

Menes EtingueKum (后台私信索取免费阅读)

往期未来对话：

如何像未来学家一样思考？ | 对话未来01 Michel Saloff Coste (上篇)

碎片化未来的思维指南 | 对话未来01 Michel Saloff Coste (下篇)

站在边缘，思考未来|对话未来02 Yuri Van Geest (上篇)

海啸、棋盘和死藤水|对话未来 02 Yuri van Geest (下篇)

再荒谬的事，未来都有可能发生 |未来对话 03 Richard Hames (上篇)

一位西方未来学家眼中的中国未来 |未来对话 03 Richard Hames (下篇)

从“心”改变未来|对话未来 04 Sohail Inayatullah (上篇)

采访：Lynn、Louis、Bin

翻译/校对：Lynn

编辑/排版：Louis

Young Zhou 亦对本文的翻译有贡献。

FUTURIST CIRCLE



未来学家俱乐部FuturistCircle

中国首个联结全球未来学家、趋势猎手和创变者的社群，我们致力于推动全球和地域性的未来趋势观察，通过跨学科视角共同探索和塑造未来。

Modified on 2020-02-23